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孟子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左周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_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_臣段文新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人也

騶亦作鄒宋邾國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素隱云王

劭以人為荷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

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

豈知孟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

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闕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

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也

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

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

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
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

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
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
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
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

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
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
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
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
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

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

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

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

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

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

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
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
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過人便
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
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欽定四庫全書

序說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卷一

宋 朱子 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

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

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故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

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

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

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孟子見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音樂

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

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

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羽魚躍文王以

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

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音亟

棘鹿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

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
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
靈沼臺下有圓圓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
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
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
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
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
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
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
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
明君獨樂而不能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

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

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

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

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
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
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

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

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

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
眾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

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此為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

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共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

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

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尊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尊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多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

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徒項反。挺杖也。

刀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荅也

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

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乎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音俑

勇為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而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

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

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

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

之矣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

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

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

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

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本意○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

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

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

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

定孰能一之也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孰能

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

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渥然
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
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

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

扶渥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故此○周七八月
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而盛貌勃然興起貌禦
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
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
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
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
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
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

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

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氏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

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

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不識有諸

釁音核舍上聲觶音斛觶音速與平聲○胡
釁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

其釁却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
胡釁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

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

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
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
擴充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
愛猶吝也

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

羊易牛其迹似吞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

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

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

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

既所不忍鑿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

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

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

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

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

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

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

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
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

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度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

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

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夫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

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

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此而度之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

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

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

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

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

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

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

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

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

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

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懋與詐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

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

與首章意同

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

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

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

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故此○瞻足也此所謂無

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

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

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
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此言
制民之產之法也

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
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
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
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
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
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
切如此而救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

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

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

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

樂樂下字音洛執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

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

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

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

頤音過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舉皆也疾音頭痛也蹙聚也頤頤也人憂戚則蹙其頤
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
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

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

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

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入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圓方七十里，有正其本而已。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圓音又傳直戀反。○圓者蓄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

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庶闢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與傳謂古書

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
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
宜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
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

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
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

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

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太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

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

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

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對事大而卹小也

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

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

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

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

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

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

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

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入欲之分矣○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

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

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

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

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故

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僻皆山名也遵
備也故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諄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
反省悉

井反。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諄夏時
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
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
巡行却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諄以為王者
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
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

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讓民乃作慝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為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

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

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行去聲

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

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

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

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

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

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

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

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

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甕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甕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

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澮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挈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每可也楚因悴貌

王曰善哉

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

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

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

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
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
戚斧也揚斂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遣於幽也何有言不
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
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
也何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

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

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泔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折於
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
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
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

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反而之楚遊者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
反○託

寄也比及
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
獄官

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
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
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

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孟
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

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

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

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

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

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

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

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

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

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

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

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如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

傳直繼反○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

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

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

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

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

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

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

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

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

玉哉？

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過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

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

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

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

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

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

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僕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僕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

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僕侍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

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單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

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

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

兵也

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

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

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

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

所學以
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

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
下同○閔闕聲也穆公鄒

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
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

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

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

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

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饑
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

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

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滕文公問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

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勿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

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

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

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

篇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

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夫音

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

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

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先也

或謂

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

死之正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魯平公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
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乘輿君車。

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

寔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
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
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

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魯三

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求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

子焉能使子不過哉

為去聲沮應呂反尼女乙反焉於度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

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過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

非人力之可及

--	--	--	--	--	--	--	--

孟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卷二

宋朱子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

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

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

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增○釐子六反艷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

此曾西曾子之孫釐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子為之為去聲○曰孟子

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

不足為與

與平聲。顯顯名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

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

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

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

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

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

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潮馬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

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

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

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

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

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辟與關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

歲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

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

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公孫丑
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相去聲○此承上章

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任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

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

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北宮黝之養勇

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

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黝伊耐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

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

也。夫音扶。○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

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昔

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

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好去聲惴之端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

今也衡離又曰棺束縮二衡三
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稽理所守尤

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聞夫子之不動心與告

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

問孟子稱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

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

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

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惡平聲。公孫丑復

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夫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
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
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
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

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斂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

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

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

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

慊口箠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

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

不長而堰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
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堰苗

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堰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

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
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
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
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
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
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堰拔也
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
忘其所有事堰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

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樞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

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

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

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

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

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且之問是也說

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且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惡是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

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

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

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

言也

惡乎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

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

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

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

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

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闡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

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

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汙

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

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

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
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

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
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過其情者而見其皆
莫若夫子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

子也

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

時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大國以

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

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

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

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孟子曰
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

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詩云迨天之未陰

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

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綱音稠

繆武彪反○詩幽風鷓鴣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綱綿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烏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烏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

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

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

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

也書作道道猶緩也
此言禍之自己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

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

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
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

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

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廬又信能行此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

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

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

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

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

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

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煦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

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淵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

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由是觀之無惻隱之
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
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

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 羞惡之

心義之端也 辭讓之心 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 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見於外也

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

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

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苟不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孟子曰夫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夫其理亦猶是也

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

慎也

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

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

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

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

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中去聲。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

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
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

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

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

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

己此善與人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同之目也

側微耕于歷山陶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于河濱漁于雷澤

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

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

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
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

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

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

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
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

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
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

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程

音程馬能之馬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馬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程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

弊故不可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

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

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

持久必有值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

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

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

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

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

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

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

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

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

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

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

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推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

不得已而

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

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

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

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

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輩反長上聲○慊

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

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

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

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

今

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

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

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

任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

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

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

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廉

倍於常者一
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
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

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贖徐力反○
贖送行者之

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

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

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馬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

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

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

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

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

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曰今有受人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

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

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

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

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

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

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

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音遲鼃烏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蚺鼃齊大夫也

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蚺鼃諫於王

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

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

為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

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

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

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為

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

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

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

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

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

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而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

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任於齊喪母歸葬於魯贏齊南邑充

虞蓋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
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

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

也然後盡於人心

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

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

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

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

人心獨無忤乎

比必二反忤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忤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

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

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

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

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齊人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

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
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
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

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

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

平為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

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

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

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

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

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

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

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

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潮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

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

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

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

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

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李孫曰異哉子叔疑使

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

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李孫之語也李

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李孫譏其既

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

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

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晝字或

○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

几而臥

為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惡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

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

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

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穆公留子思之事

而先絕我也我之取而
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

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

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

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

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夫音扶下同惡

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

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請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

而言然今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不可考矣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

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

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

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

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達

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

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

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

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

未太公望散宜生之類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

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夫音扶舍

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

名曰非也

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

崇齊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

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以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

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二